

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

潮情鏖锋

亡命江湖系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云中岳武侠精品

亡命江湖系列

鋒鏑情潮

(中)

台灣 云中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九 章	巧遇奇逢	(331)
第 十 章	交臂失之	(374)
第 十 一 章	取舍皆难	(416)
第 十 二 章	极乐妖谷	(456)
第 十 三 章	摧枯真力	(504)
第 十 四 章	咫尺阴阳	(540)
第 十 五 章	祸兮福兮	(579)
第 十 六 章	天涯游子	(620)

第九章 巧遇奇逢

忤情谷主裙袂飘飘，剑出“拂云扫雾”，虚拂君珂攻来的剑影，斜身而进，招变“飞虹戏日”攻向他的耳门。两人换了两次照面，三招中，剑一发即收，未注内力，错剑游走。

忤情谷主第三招一收，一声轻叱，剑发龙吟，但见白色身影冉冉而来，突化数个虚像，寒芒齐射，像是几个人由前左右三方同时发剑，看去不太快，其实快极，将君珂罩在中间，简直没有机会让他脱身。

他早有准备，剑动风雷俱发，奇招“风起云涌”出手，银芒四射，向上疾卷，人也化成数个虚影，眨眼间便脱出了重围，人影乍分。

“住手！”突然响起忤情谷主的沉喝声。

君珂额上见汗，捧剑卓立，忤情谷主沉下剑，讶然问：“孩子，你是谁的门下。”

“晚辈恩师王公，人称银河钓叟。”

“不！你的剑法绝非银河钓叟所授。”

“剑法传自一位红衣老道，但晚辈不知他老人家的名号。”

“你试将老道的相貌一说。”

君珂便将老道的相貌一一说了，忤情夫人又问：“你这一招名叫：‘风起云涌’，第二招是‘轻云缥缈’，第三招是‘飞云逸

霞’是么?”

君珂吃了一惊，讶然道：“前辈，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那是老身的师兄，道号称飞云散人，俗家姓瞿名印，我师兄妹已二十五年不见面了。”

君珂啊了一声，弃剑拜倒，他不知该怎么称呼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晚辈无状，前……老前辈请……请恕罪。”

忤情谷主将剑交与掠到的琴儿手上，向君珂伸手虚引，一股奇异的潜力，竟将他从地上吸起，说：“老身姓方名珊，年届知命，从师不到三年，先师即成道飞升，我师兄那时已在江湖成名，大我四十岁，便秉承恩师遗志，教养我成人，名虽师兄妹，情同父女，我的遭遇，恐怕他还不知道，定然在江湖寻找我的消息，却不知我在这儿痛苦了二十年。孩子，你可以叫我珊姨，起来，我先替你引见。”

君珂整衣而起，其实他早起来了，只是没站直而已。天！这条命有救了，飞云散人是三仙之一，他老人家真妙，胎息在水洞中救了他一命，救命三招再次令他在忤情谷主剑下逃生，而且这条命保定了险啦！

忤情谷主竟然牵了他的手，在众女的拥簇下入厅登楼，在楼上厅中替他引见。

二姨叫方好，是谷主的亲妹，君珂不敢失礼，拜了三拜。

姥姥是谷主的奶娘，他又得拜。

四姐妹大姐姓范，名琴。二姐儿姓宁名玲。三姐儿姓张名笙。四丫头最小，只有十三四岁，姓李名裳。这四个人他长揖为礼，范琴仅二十岁，都比他小，一律称妹。

其余的是仆妇和侍女，通了名，他也长揖招呼。

忤情谷主命他在下首坐了，他不敢不坐，她看去不像个五十岁老太婆，大概是修为有成，如果不是二十年前丧夫的打击，她

可能显得更年轻，道家修真，有所谓长生不老，返老还童，还有什么长春之术，也许都是鬼话，但也并非全是荒谬不经之事。

她不住打量他，久久幽幽一叹，说：“孩子，过去的事，希望你必不介意，看了你的气色眉心所隐暗纹，我替你担心，师兄教你的剑法，改变不了你的命运。”

君珂在生死相拼中，亮出保命剑法的第一招“风起云涌”，不但保全了性命，更知道了传他保命剑法的老道，是三仙中的飞云散人瞿印，忏情谷主正是飞云散人的师妹，真巧。

忏情谷主的一番话，令他悚然而惊。他不是宿命论者的信徒，但出之于忏情谷主之口，他不能不惊。

她说飞云散人传他三招保命剑法，改变不了他的命运。怪！其理安在？

也想到自己与飞云散人素昧平生，为何授他保命三招？又为何传他保命的玄门绝学胎息？这两种绝学，皆是不可乱传的秘术，为什么飞云散人会传给他这个陌生人？难道说，飞云散人也看到了他未来的命运么？

他心中懔懔，惶然问：“珊姨，珂儿的命运……”

忏情谷主摇头苦笑道：“命运之学，玄之又玄；但全付之天命，却又不可。俗语说：天道无凭，焉知祸福？不过在星相家而言，也不能说全属子虚。你是师兄属意的人，我自该关心，不能不说，说了又恐无形中左右你的情绪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一生中，情孽牵缠，如不小心，必将不可收拾。”

君珂心中更惊，他想起了银衣仙子和庄婉容，也想起了崔碧瑶，不由心中狂跳，脸色大变。

二姨噗嗤一笑，插口道：“姐姐，你何苦吓他嘛？”

忏情谷主摇头苦笑，凄然地说：“但愿我看错了。你曾想到你姐夫么？我也是看错了的，却无法看到我自己，痛哉！”

她又向君珂说：“防微杜渐，我该点醒你的，希望你好自为之，好好把握自己。不错，你外表刚强，了不起；但我敢断言，你的内心却不如你的外表刚强，骗不了你自己。请记住我的话：不管任何沉重的打击，你必须忍受下来，忏情谷为你敞开着园门，当你感到走投无路时，来吧，孩子，我将替你安排。”

君珂感到额上汗珠往下挂，惶恐地说：“谢谢珊姨，珂儿永铭于心。”

忏情谷主叹息一声说：“好了，不必再提了，把你的身世告诉我们。玲丫头去厨下准备酒菜。你入园那晚，曾许诺神钩郭树至少林报讯，用不着挂心，我放他走，下次他如果再来，就不会这么容易了。他是少林门下的成名人物，为人不坏。那穿金色披风的人，是不是你的朋友？”

“不是，珂儿是追天残帮的人来的。”

“这家伙怕死得紧，囊中带有许多毒药，不是个东西。不管是不是坏胚子，我也放他，杀这种人，简直弄脏了我的猛兽毒蛇之口。孩子，你是本谷第一个受欢迎的客人，因你一来，也救了两个人，这两人，也许日后是你的朋友，也许是你的仇人。我准备给你一次考验人性的机会，由你救他们出险。”

君珂微笑道：“珊姨，这两人与珂儿的命运有关么？”

“很难说，谁也不敢料定，至于那天残帮的事，你还是不必过问算了。他们是一群不算邪魔的怪人，与穷家帮争义气，明争暗斗互不相让，总有一天会大火拼，好了，该你说了。”

君珂便将家世一一详说，并将这次仙霞岭之行一一道出。当然，他不敢将徽州府所发生的事说出，也无法出口，瞒住了。

最后忏情谷主说：“孩子，你该尽力，这年头，报仇的人太多，报恩则极为罕见，我为你骄傲，可惜我不能出山助你一臂之力。你在这儿小住三五日，我将与保命三招有关的步法，好好指

点你，以便用于拳掌之内，免得在十招之内就擒。”说完，她笑了。

君珂却脸红耳赤，瞥了琴姑娘一眼。她也粉面嫣红，正向他瞧哩。

一住三天，君珂在众香国中随珊姨苦练保命三招的全套步法，揉入拳掌之中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诡异神奥，变化无穷；他为人聪颖非凡，也练了三天方行纯熟。

这三天中，除了忤情谷主姐妹俩之外，范琴四姐妹更轮番替他喂招，双方相处得极为融洽。练功之外，更在谷中清幽的人间仙境中流连。

人与人之间，尤其是男女之间，接触得久些，便会互相了解而生出感情。女孩子更是个感情不易自主的人，平时她们没有机会与年岁相当的异性交往接触，如果接触了，便会不期而然生出好感，这好感不能再向下发展了，再发展便转变为情，即所谓日久情生，情生则一发不可遏止。

所幸他们大多是五人一块儿相处，没有单独出外遨游的机会，所以感情未能进一步发展，但也到了情潮将涨的危险边沿，由她们的目光中，尤其是范琴和宁玲，她们经常会在一旁向他含情默默地注视，一触到君珂的眼神，便会没来由地低下螭首，粉颊泛霞，羞态可掬。

君珂心中逐渐悚然而惊，他想起谷主的话，也想起徽州府河畔小楼的一段缘，和婉容小姑娘的婉转投怀情景，心中时生警惕。

这天练功毕，二姨方好对他说：“君珂，今天是你留谷的最后一天，晚间，便要将那两个死囚救走，我先带你看看出入路径，以便按计行事。”

“谢谢二姨。”他感激地说。

她带他从林木深处盘旋而行，一面走，一面说：“君珂，我问你一些事，你得照实说来。”

“二姨请问，小侄知无不言。”

“琴丫头为人如何？”

“琴妹冰雪聪明，清丽出俗，兰心蕙质……”

二姨噗嗤一笑，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你的嘴好甜，如果向琴丫头说，准坑了你。我问你，你的感觉如何？不必太过阿谀，那是虚伪。”

“小侄乃是由衷之言，绝非阿谀。与琴妹相较，小侄确是自感形秽……”

“啐！这是违心之论。唉！说实话，她确是配得上你，可惜她与你无缘。人世间，这缘字十分奥妙无穷，虽则你们彼此之间相处得如水乳交融，大姐之处亦无阻碍；可是你有大事在身，自不能在此久留，前途多艰，日后能否相逢，冥冥中谁知道呢？”

君珂心中一凛，也怦怦而动，正想说话，二姨又道：“这几天，我可看出你确是尽力在收敛自己，这是好现象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还有，大姐所告诉你的话，也不必太过介意，免得影响你的心情。大姐的修为，就没有大师兄飞云散人高明，宿命论十分浓厚，没有大师兄旷达。”

君珂突然想起那晚偷听到姥姥的话，岔开道：“二姨，小侄也有些话请教。”

“噢！你聪明，岔开话题了？”她笑问。

“问得不当，二姨休怪。”

“你问吧，我不会怪你。”

“请问二姨夫贵姓大名？”

二姨脸色一变，久久没做声，最后幽幽一叹，说：“姓锺名飞，在江湖名头不大，但功力却佼佼出群，极少和人结怨冲突；

但不出手则已，出手则不留余地，江湖人叫他为无情剑客。”

“二姨夫目下可好？”

“孩子，你问得太多了。”二姨木然地答。

“二姨，请原谅，小侄也是一番好意。”

“你怎会想起这些奇怪的事？”

“小侄那晚偷听到姥姥的话，故而问起。”他将那晚的事一一详说了。

“姥姥怎么说我？”

“她老人家不以为然。”他照实答。

二姨沉吟良久，苦笑说：“想当年，他先发觉姐夫与大姐之间的误会，却不将情形告诉我，以致我晚来一步，悲剧因而造成，他罪有应得。”

“二姨，你们曾解释过么？”

二姨摇了摇头说：“用不着解说了，他也不愿解说。”

“小侄感到，你们都太过主观与倔强，何必呢？彼此都伤害了对方，也伤害了自己。小侄不知其中详情，但请三思。不仅是夫妻之间，交友亦然；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；这是交朋友箴言，夫妻更不必说了。请谅小侄直言。”

“你会说会道，但值得反省。”她由衷地说。

他微笑着答：“这是小侄内心之言。希望下次小侄专诚拜望之时，能看到二姨夫。”

她转身凝视他好半晌，用奇异的声音说：“希望你不再重临忏情之谷，这是我的预感。记着我的话：我衷诚地希望你日后莅谷之时，是抱着欢忭之情而来的。”

说完，领他在树林深处，将往来出入路径，与开启机关的手法一一详说了，方返回园中。

晚间，忏情谷主设宴为君珂饯别，一再叮咛，并为其祝福。

范琴四女直送他出园，黯然伤神不胜依依。这些天来，君珂心中警惕，不敢多与四位姑娘亲近，别时未免心中惭愧，他辜负了她们的一片真情。既已离谷，他只好硬着头皮，恳谢四位姑娘的关注，一声珍重，长揖而别。

夜色暗沉，已经是三更初。今晚，猛兽并未放出，兽吼声仍不时在空间里震荡。

君珂将长衫的衣尾掖在腰带上，一步步欺近神钩郭树的小石窗边，低叫道：“郭前辈，郭前辈。”

“谁在外面叫唤？”里面响起了神钩郭树急促的声音。

“晚辈林君珂，早些天曾与前辈商量过哩。”

“哦！你没被他们困住！”

“不曾，只是无法找到谷中主人。”

“老弟，不找也罢，快些出谷，请替我传信少林。”

“晚辈不能一事无成，愿为前辈尽力。”

“不！太危险，万一令你也失陷在这儿，我于心难安，速走！”

君珂一面由一旁欺近，一面搬动右侧的巨石，说：“前辈放心，我由一旁开辟进路，不走窗口，要不了多少时辰。”

机关早撤，当然不会有困难。巨石是堆砌而成的大型假山，只消用剑运神功撬松，便可一块块搬走。他工作得十分小心，足足花了一个时辰，终于将一半巨石搬开，更撬开内层方石砌就的石壁。

里面的神钩郭树也在内动手，拼命用劲去推被撬松了巨型方石，合两人之力，终于将巨石推开了。

石壁现出一个方孔，大逾三尺，足可任意出入。神钩郭树爬出石孔，重新看到了满天星斗，激动得抱住君珂，热泪盈眶，许久不能做声。

许久许久，他仍陷在激情之中，喃喃低唤：“天日重见，重见天日。谢谢你，小兄弟，谢谢你。”

君珂拍掉身上尘土，低声说：“前辈，你走吧，是返回河南么？”

神钩郭树说：“是的，不过我得先到桐庐。小兄弟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鬼地方。”

“前辈请先走一步。”

“你……”神钩郭树惑然问。

“还有一个人陷身在兽窟中，我得设法将他救出。”

“小兄弟，是你的朋友陷身在内么？”

“不！我与那人素昧平生，但我不能见死不救。”

神钩郭树一阵惭愧，说：“小兄弟，恕我，我太自私。走，我陪你走一趟。”

“不！前辈如再陷身在内，不堪设想，还是……”

“小兄弟，郭某也是个铁铮铮的英雄，你冒险救我这素昧平生的人，还要再救另一个陌生人，这种侠义襟怀，世所罕见。即使你要上刀山剑树，郭某也要陪你沾沾光。老实说，自从被困石窟十年不见天日，此身已无他求，多活一天是一天，就没打算有活着离开的一日。走！兽窟我也呆过五天，能重新看看也不坏。”

“那也好。前辈手上有多少力道。”

“三五百斤大概可以应付。小兄弟的意思……”

“晚辈在想，如何才能弄开铁栅。”

“我们可在栅根下手，如能扳开一两根便够了。”

“走，试试看。咱们绕远些，这一带的机关埋伏讨厌。”

两人先向外走，再向兽槛绕去。天将四更，他们的时间不太充裕了。

到了兽槛左边，怪！虎豹全都睡着了不成？没听到它们咆哮

哩！可能是已经吃饱了。

两人鬼魅似的欺近，到了囚困金羽大鹏的栅门前。金羽大鹏正乘虎豹睡熟，在栅门前仔细地找空隙，可是大概气门穴已经被制住，用不上劲，正陷在绝望之中。

人影乍现，金羽大鹏还不知来的是什么人，他低声叫：“姑娘，放我出去，有何所求，请……”

“噤声！”君珂轻叫，飘近栅旁。

金羽大鹏一惊，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男人的声音，问道：“尊驾是……”

“在下也是误闯入谷之人，那一位是少林俗家门人神钩郭前辈，咱们患难与共前来救你。”

“退！有人来了。”神钩郭树低喝，一拉君珂的衣袂，向旁一闪，隐入黑暗之中。

金羽大鹏也向里急窜，蜷伏在一角闭目假装睡着了。

片刻，幽灵似的出现了五个黑影，香风中人欲醉，到了兽槛前。领先的人是姥姥，后四人是范琴四姐妹。

姥姥在兽槛前巡行一遍说：“琴姑娘，虎豹喂得太饱了，都睡啦！”

“所以今晚没放它们出去，便宜了这个闯谷小贼。”范琴笑答。

金羽大鹏精神来啦，他站起哀求道：“姑娘，请大发慈悲，可否放在下出去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姥姥怪叫，又道：“忤情谷不许男人进入，入者必死，你再说，割掉你的舌头，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明日清晨要将你丢入蛇坑，让你和南荒金鳞大蟒拼个死活。好好养神，明日便是你的死期，明年此日，乃是你的周年祭。”

五个女人气势汹汹地走了，不久便隐入密林中不见。

君珂开始缓缓站起，神钩郭树附耳道：“且稍待，她们转来，咱们不仅没救成，反而失陷在内，岂不可虞？”

“不成！天色快亮了，来不及啦！走。”

神钩郭树没做声，他不能太过脓包，别让人瞧扁了少林门人，豁出去了！

两人重新到了铁栅前，里面的金羽大鹏惶急地说：“两位，可会内力攻穴术么？请先用真气替在下攻开气门穴，咱们合力将铁栅弄开。”

“交给我，小兄弟可先找机杼。”神钩郭树说，手伸入铁栅，开始用真气攻穴术替金羽大鹏解穴。

君珂在附近找了许久，没找到，便开始用剑刺开铁栅下端的石栏，现出栅根了。他用手去扳铁栅一阵支支响，却无法扳弯。

不久，神钩郭树一跃而起，也俯下身说：“来，三人合力试试。”

铁枝粗如儿臂，三个人一推两拉，同时用劲，第一根铁枝在三人无穷神力的推扳下，渐渐向上弯曲。

一根不行，必须两根方能让人爬出。三人消耗了不少真力，略一歇息再扳第二根。这次力道差点儿，铁枝似乎并无弯曲之象，三人浑身汗湿，只扳动寸余。

正在紧要关头，蓦地一声虎吼，猛兽开始苏醒了。

“糟了！这些畜生。”金羽大鹏叫，直冒冷汗。

远处火光一闪，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少女口音：“秀姐，虎吼有异，走，去请大小姐来瞧瞧。”

“恐怕是来了生人，快！找姥姥来。”这是另一名少女的口音，火光倏隐。

“完了，功亏一篑。小兄弟，你先走。”神钩郭树低声叫。

“不！前辈你先走，你绝不可重陷在此。”

金羽大鹏急得一头汗，急叫道：“两位千万别走，救人须救辙，用劲，在此一举。”

黑影疾射，有人向这儿赶。

金羽大鹏仍在叫：“用劲。事急时两位可分一人应敌。”

神钩郭树心中火起，他真想一走了之，这家伙太自私了，三个人扳不动，再分一人应敌，不仅更无法扳开，三个人全都完蛋，一个也走不了。

君珂不怕死，他突然高叫：“用全力，起！”

人在危急中，力量会神奇地增加，有些却浑身发软，这三个人是前一种人。有人赶来，两旁的猛兽又开始咆哮蠢动，眼看要完蛋，激起他们的求生本能，神力倏发；在君珂高喝之下，铁枝终于被扳弯了。

人影将迫到，共有四名。最先是姥姥，来势如电，相距二十余丈，便大喝道：“走得了么？纳命！”

金羽大鹏像老鼠般爬出栅外，在将出之际，侧槛内虎爪一伸，抓掉了他一只靴子，右脚差点儿完蛋。

君珂撤下长剑，叫道：“两位快走！”

金羽大鹏撒腿就跑，一面叫：“阻他们一阻，阻……”叫声中，已逃出五丈外。

神钩郭树无名火起，一拖君珂的左腕，叫：“走！我们走另一端。”

但迟了，姥姥最先射到，拐杖兜心飞点，叱道：“谁也走不了，留下性命。”

“铮”一声爆响，火花四溅。君珂一剑封出，立被震飞丈余。神钩郭树也攻出两掌，同时暴退。

“走！”君珂叫，两人向旁急射。

金羽大鹏已经不知去向，一声不吭溜之大吉。

两人忘命飞逃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钻入密林中，向东狂奔而去。

远出三四里，越过一座山头，后面已没有声息，东方已经发白了。两人放缓身形，神钩郭树叹道：“小兄弟，如果咱们再陷身在内，太不值得了。”

“怎么不值得？”君珂故意装迷糊。

“那狗东西不是人，自私得教人吃惊，如果为他而丧身，未免太糟蹋自己了。”

“人本来就自私，怪他不得。”君珂答。

神钩郭树哼了一声，恨恨地说：“他太不像话，叫咱们阻敌，他好逃命，岂有此理。小兄弟世间像你这种心存侠义的傻子，确是少见。”

“别提了，前辈也够傻，如果没有你夹击两掌，真是不堪设想。”

“唉！这些鬼女人可怕极了，我那两掌可以裂石开碑，在她的木拐一震之下，劲道立散，厉害！”

“前辈还打算再来么？”

“不了。”神钩郭树答得顶干脆。

“前辈不想报被囚禁之恨。”

“那也是无法之事，我没有这种能耐。再说，万一累及师门，为师门招祸，我的罪过可就大了。”

君珂不住点头说：“前辈这种襟怀，委实难得。晚辈对谷中的人物，略有所闻，前辈可知她们的来路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一落入她们手中，首先便被囚在兽槛五天，之后又被搬入一位少妇的香闺，我是个有家小的人，一生行道不敢沾惹女人，一看来头不对，便把那美绝尘寰的少妇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因此招惹了她们。之后，我便被关入石窟之中，谁知道她们

是何来路？看来，哼，定然不是好人，而是一群妖孽；她们的功力修为确也值得称道，但愿她们不到江湖中肆虐。小兄弟，你知道她们？”

“知道少些，据说，那忤情谷主乃是三仙中的飞云散人瞿印老前辈的师妹。”

“天哪！难怪咱们两人难接下她一招。”

“刚才用拐杖向我们动手的人，并非忤情谷主哩！”

“咦！你怎知道？”

“我在附近潜伏五天，不得其门而入；曾听那老妇称谷主为主母，却未见过谷主的真面目。”

神钩郭树直摇头，叹道：“仆尚如此，她们的主母还了得？咱们快些儿逃出险境再说。”

“前辈今后……”

“小兄弟，你老叫我前辈，不感到刺耳么？我希望与你结为忘年之交，不知老弟可肯让我高攀？”

如果按辈分论，君珂甚至还比神钩郭树要高一辈。少林目下的四辈，是宏、宗、扬、法，当代掌门是宏字辈的长老，神钩郭树的师父是罗汉堂利多罗汉宗慧。而君珂是师父银河的钓翁王衡，却与少林宏字辈门人相等。

可是论年岁，神钩郭树却比君珂大了一倍以上，根据圣贤敬老尊贤的古训，君珂怎敢悖礼？他惶恐地说：“前辈此话，有陷晚辈于不义之嫌，请前辈不必再提，免使晚辈为后人所唾骂。”

神钩郭树一怔，慨然地说：“小老弟，你是非常人，听来有道理，但忘了武林无辈江湖无岁的话。也罢，不管你如何叫法与如何想法，日后相逢，我叫你小友，不管你是否反对。小友，请问今后行止如何？”

“晚辈即往仙霞岭访友，再邀游天下名山，至各处书院听名